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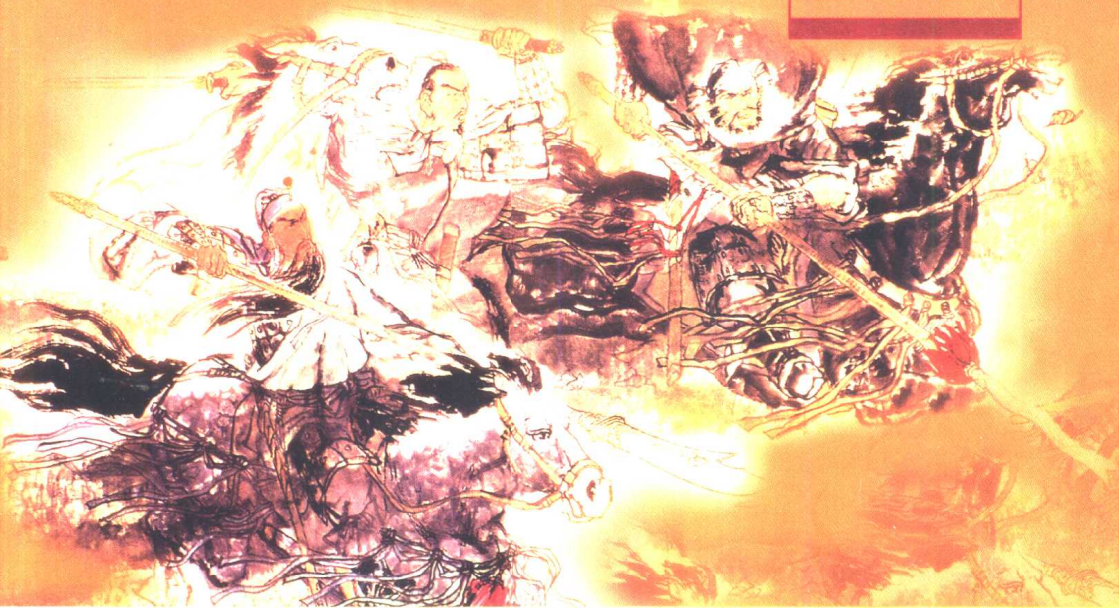
反三 国演 义

(修订本) 上卷

周大荒 著

奇人·奇事·奇书——

手稿珍藏六十载，
历经战乱及社会嬗变，
因埋地五尺，
秘不示人而保存至今。



广州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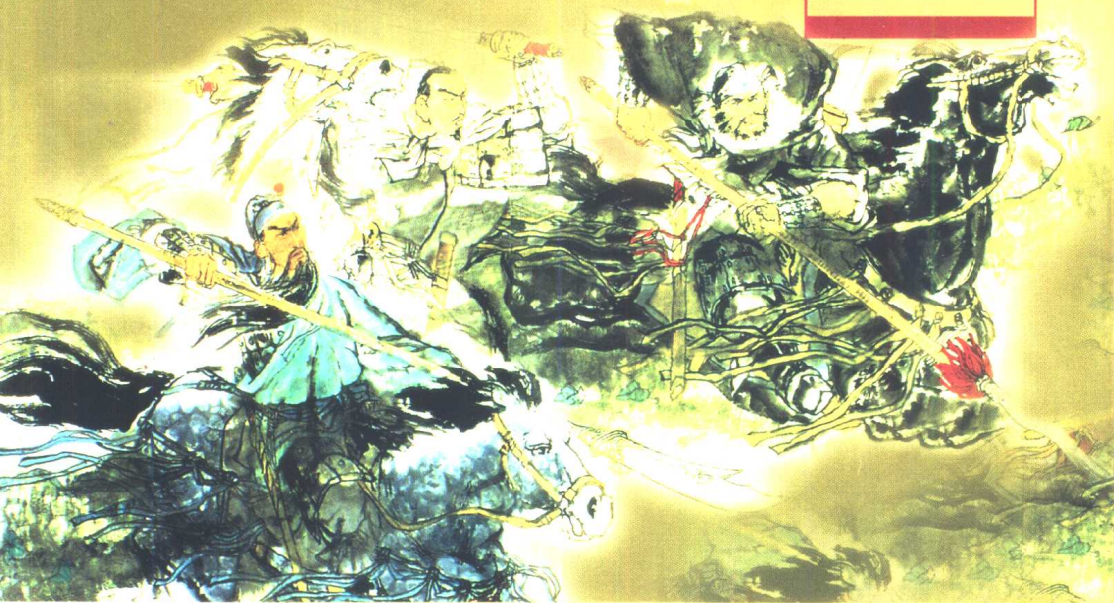
奇人·奇事·奇书——

手稿珍藏六十载，
历经战乱及社会嬗变，
因埋地五尺，
秘不示人而保存至今。

(修订本) 中卷

周大荒 著

反三 国演 义



广州出版社

奇人·奇事·奇书——

手稿珍藏六十载，
历经战乱及社会嬗变，
因埋地五尺，
秘不示人而保存至今。

(修订本) 下卷

周大荒 著

反三国演义



广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反三国演义/周大荒著. —修订本. —广州: 广州出版社
2001.9

ISBN 7-80655-230-8

I. 反… II. 周… III. 章回小说-中国-现代
IV. 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22895 号

反三国演义 (修订本)

广州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地址: 广州市人民中路同乐路 10 号 邮政编码: 510121)

湛江日报社印刷厂印刷

(地址: 湛江市赤坎康宁路 17 号 邮政编码: 524049)

开本: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 字数: 700 千字 印张: 27

印数: 11001 ~ 17000 册

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3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廖红霞 戴晓莉 装帧设计: 谢成华

责任校对: 杨珊珊 蚁燕娟 封面绘图: 邓超华

发行专线: 020-83793214 020-83781097

ISBN 7-80655-230-8/I·27

定价: 48.00 元 (上、中、下卷)

我和《反三国演义》的一段 “鸿雪因缘”（代序）

·刘逸生·

我从小就是一个“三国迷”。九岁的时候，我就开始读《三国演义》，虽然还是半懂不懂的，但是三国故事已经深深地印在脑子里了。由于父亲早逝，我只读了六年小学，1930年，也就是十三岁刚过，就到香港找工作，在一家规模很小的报社当一名杂务员，那时每月的工资只有三块钱。在劳累了一个月，第一次拿到三块钱的时候，我是多么高兴啊。三块钱在那时大抵等于如今的两三百块，很可以买点吃的、玩的。可是，你猜我买了些什么？原来什么都不买，只买一部《反三国演义》，是从一家小书店买回来的。这就可见我对三国故事沉迷到什么程度。

虽然演义里的三国故事同正史不全一样，但魏、蜀、吴的兴起和灭亡，同史实还是差不远的。我在看《三国演义》的时候，也正如苏东坡说的，街巷里的孩子，听说书人讲三国故事，“闻刘玄德败，辍蹙，有出涕者；闻曹操败，即喜，唱快”，全是小孩子的心情。就这样，我在书店里看到一本《反三国演义》，见它把旧的故事全翻过来，曹操和孙权最终失败，刘、关、张、赵云、马超等英雄们战



无不胜，统一中国。真是结局美满，痛快得很。也就不去计较钱的事，立即把书买了回来，痛痛快快地看它一个饱。

这本《反三国演义》又叫《反三国志》，作者是周大荒，湖南人，民国初年曾在军队里任幕僚，1924年寓居北京，任《民德报》副刊主笔，《反三国演义》就是在这时发表的，到了1930年，上海卿云书局把它结集出版，平装八册，每回都有插图，总共是六十回。我当时买的就是这个本子。

十三岁的小孩子哪里懂得艺术欣赏，那时只觉得它写来情节热闹，翻案痛快，很有看头。书里写赵云、马超更是出色，写魏延、徐庶、庞统等人同《三国演义》全不一样。曹操是自己称帝的，曹丕是自杀的，曹植是自动出走的，刘禅是给人行刺死的，也同史实完全不同。书中还出现一些《三国演义》没有的人物，像赵云的妻子、诸葛亮的黄夫人，以及将军向宠等等，都可以看出作者翻案的用意，给我留下相当深的印象。

以后年纪大了，我忙着要读别的书，这本书也就束之高阁，也不知是什么时候丢掉了。一晃就是几十年，但我的“三国情结”并没有消失。正史《三国志》和有关三国的学术著作和文章，陆续还读了不少，包括最早出现的《三国志平话》。虽然对于“真三国”和“假三国”已经心里有数，不过也说不上有什么研究。

直到“文化大革命”以后，我才丢开几十年的办报生涯，空闲时间多了，积聚已久的“三国情结”又一次像回潮似的涌上心头，促使我写了些短文在报纸上发表，虽然无非是随感式的，算起来也有几十篇，以后把它结集成书，1998年广州出版社出版的《三国小札》就是结集中的一种。

世事也真奇怪。我在写这些三国短文的时候，脑子里总忘不了儿时看过的《反三国演义》。本来，我十三岁时买的那部卿云书局本，经历战乱，早已不知去向，直到20世纪50年代，我回到广州，有一回，在旧书店偶然发现它的踪影，还是卿云书局的版本，我又惊又喜，就像看到一位久违了的朋友，虽然书已经残破不堪，但还是把它买下，用意只是为了保留一点儿时的回忆，我还多少有点“恋旧情结”。

没想到的是，到我写《三国小札》的时候，这本书却派上用场，好几处篇章中都提到周大荒和这本书。其中有一篇特意介绍周大荒其人和《反三国演义》，还有一篇则是简要地介绍《反三国演义》翻案的内容。我以为既然是“说三分”（古代把讲三国故事叫“说三分”），就不能不提到《反三国演义》，也不能不提周大荒其人。尽管《反三国演义》的艺术成就远不能和《三国演义》相比，但在“说三分”中它却占有一席之地。这点，我在《三国小札》里也已经指出。

《三国小札》出版后，责任编辑收到了一封很特别的读者来信。信中说，他看到《三国小札》，其中几处提到《反三国演义》和它的作者，觉得很高兴，因为他是周大荒的后人。他还说，他家里藏有一部由周大荒修正过的《反三国演义》，他愿意拿出来让《三国小札》的作者看看。出版社的责任编辑看了这封出乎意料的来信，就同我商量。我说还是先约见那位来信者再说吧。于是那位来信者出现了，是个青年人，二十来岁，他说他就是周大荒的曾孙，祖居湖南祁东县，父亲早逝，祖父是学医的。他说周大荒晚年在家里重写他的《反三国演义》，已经修改完成，周大荒去

反
三
国
演
义

世后，他祖父就把这部修改过的《反三国演义》埋在家中的地下，外间人都不知道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以后，政局安定，才把它再挖出来。全书总共八册，如今他拿第一册来让我们过目。看他的意思，是想给他介绍出版吧。我把他手上的抄本接过来，全是整齐的楷书，看得出有书法功底，有些句子旁边浓浓加上密圈，开头一页很残破，是重新裱过的，目录也是另外抄过的。于是我就在藏书中找出那旧的卿云本《反三国演义》同抄本比照着读，果然是修改了不少，有些还大段修改。我仔细看了几页，就说，这确是周大荒修改过的本子，而且是很细心的修改。照我的猜测，周大荒晚年回到乡间，闲来无事，重读他的《反三国演义》，觉得以前写的还不够满意，于是重新修改，称它为“修正本”。可惜虽然修改完成，还没能出版，建国以后，更无法出版了。至于埋藏在地下的原因，可能是由于当时的政治情况，我们就不便推测了。不过这本修改过的翻案之作，确实比以前出版的那本更胜一筹，则是无可置疑的。

回想我十三岁时买书的旧事，再对着如今这本修正过的手抄本，一前一后，已经快七十年了，有多少感慨，我也说不出来。不过我却深深地感到，周大荒是很重视这本著作的，他不满足那本旧作，归田以后，还辛辛苦苦重新改写，这种务求完满的精神就很值得钦佩。

我希望它能够重新出版。我把这意见对那位青年人说了。

我以为，对三国故事有兴趣的人，《反三国演义》是颇有一读的价值。而这本经过周大荒最后修改的“定本”，比30年代出版的本子当然更多优长之处。何况作为三国故事的翻案文章，目下也只有这一本，把它看做三国故事的一种文献，自有它的价值。不过修改本中，作者个人的议

论太多，也是一短。至于翻案文章，见仁见智，未必尽同，那就由读者自己去分析吧。

如今，广州出版社同意把这本书出版，让它在深埋地下几十年之后，重新同读者见面，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。对我来说，同《反三国演义》居然有这样的一段因缘，也是十分意外的，好像是给我从小就结下的“三国情结”增加点人生趣味。想起苏东坡的几句诗：

人生到处知何似？应似飞鸿踏雪泥。

泥上偶然留指爪，鸿飞那复计东西。

在周大荒来说，他留下了他的“雪泥鸿爪”，然后飘然去了；而在我，却居然能将他的“鸿爪”介绍给出版社，还写下这篇序，也算是一种不太寻常的“鸿雪因缘”吧。

2000年11月24日

序 一

·吴佩孚·

吾国战术，肇于黄帝，作于春秋，盛于三国，而烈于近代。以步战，以车战，以骑战，刀矛弓矢，进而为火器战，至血肉之躯，不堪一搏；而陆战，而水战，而航空战，再进而钢车铁舰，潜水艇，缘气炮等，而为科学战，则山川之险，莫守一夫；争城争地，争长争雄，始于国内者，迨而国外，将复进而为国际战，为世界战，则欧亚驰驱，风云变色，瞬且飞行万里，国界以破，金汤尽失，天堑无功；迨至进而为航空战，为科学战，则龙战于天，玄黄其血，战之局日以新，战之区日以扩，战之具日以备，战之祸亦日以深，而战斗之术，乃日以光以大。

居今之世，使执古人而问战术，诚有孙吴所不得名，师尚所不得语者矣！洸洸宇宙，迥非必不得已而可去兵之秋，军旅之事，早为有国者必兴之教，国防是亟，军国民教育是重，固不仅以国魂有托而宜然也，齿兵凶战危之道，不知为大同所必履之程；哀易子析骸之惨，不知为天演中必开之例；文明之气象，所莫逊者，野蛮之酷毒，专家之学术，所得同者，万物之刍狗；谓人类之祖先野蛮可忘，而天地之生杀万物为不仁可乎？是故和平亲善，无往不托诸空言，弭兵非战，无国不争于战备。因之战术日新，盖

犹未已，夫岂不曰万恶皆归于一战者，而万善亦皆归于一战也耶！

吾国处于次殖民地也久矣，欲求转弱为强，终非不战可得，是与其居于人后，为自欺之非战，无宁预于事先，为思危之备战。虽战具非人人可得而备，然战术固人人可相为习，且以国魂所寄，而无待于外求者也，亦即与备战同功者也。国之人士，震于海陆空军之名，负笈外游，学成而返，满怀大欲，自拟天骄，投身战阵，卒亦比比；而十年以来，旋起旋仆，胜负无常，或死或生，成败靡定，几若武力之不足恃，战术之不足信者。于是或隐闾巷，或入山林，或去他邦，或游缁侣，人才戕贼，以内战为之一空！坐使营私自固，相习成风，游说之士，过江如鲫，果魂尽丧，而战术为之不扬，岂有他哉，殆未明于战道耳。

夫一国有一国之情，即一国有一国之战道，战术有变，而道为常，战术可通，而道不易，饱异域之战术，而反其国之道焉，斯纵横捭阖之徒可得而乘，驰骋疆场之士从而必败者也！时逢战国，则苏张之辩以生，书曰阴符，则韬铃之略以备，以诈相高，以诡相尚，循环不厌，而乱以不息，国情如是，战道亦如是，国之战术，亦鲜不如是而已。故执古人而问今世之战术，洵瞠目结舌以无词，而求自国之战道于古人，必口诵心唯而有得，是亦军事重于地理，重于历史之要义耳。

周子大荒，愤今人之空言战术而不明战道也，痛今时之戕贼人才而尽丧国魂也，悲今世之妄谈非战而莫知备战也，因取《三国演义》而尽反之，以明一代战术之盛，而见一国战术之风，将以今之战术求于古人，庶几可合于战道，而亦借古人之抱负以惜今人，即以自抒其抱负也；于

是发愤以成书，虽谓为游戏文章而自小之，吾知藏之名山，传诸后世，将与大篆阴符共垂不朽焉。

蜀山溽暑，开卷讽诵，盎然有味，俯省藐躬，重有愧焉。故勉为之序。

子玉吴佩孚

序 二

· 张尧卿 ·

民国四年首春，余新自日本还京师，识周君大荒于衡阳刘未龙寓中，纵酒高谈，倾倒四座。时大荒方应知事试验来京，顾驰骋于声色，惓惓于女伶小月英，发为文章，奇谲伟丽；又见其为金玉兰九锡文，俚青妃白，五千余言，气象雄伟，不可一世，心奇之而未深识也。又二年，余主办《正义报》于天津，浼其编辑文苑，相处几三月，粗识其为人。旋因天津水灾停刊，大荒亦应前甘肃督军黄幼蟾之招，委以要职；未几奉命还湘，进言谭浩明，以桂军守岳州，以湘粤联军出公安、石首，援荆襄以窥中原，言甚切至，谭贪总湘军民政权，不用其言。石黎既败，岳长失守，谭狼狈走永州，大荒亦间关再上京师，余闻其策，深惜其言之不用也！

参战军起，第一师参谋长渭源裴建准，与大荒同听戏广德楼，立谈之间，相与定交，言于师长曲同丰，令典书记。八年四月，裴奉命出镇河州，要与同行。大荒周历四塞，尽悉其利害形势，为上书当道，凡数千言；时督甘者为合肥张广建，庸懦冗沓，心善之而不能用也。大荒复西游宁海，西宁道尹黎丹爱其才，言于镇守使马麒，将留为参谋；大荒以裴公千里相要，中道弃去，何以为心，婉辞谢之。时河湟洮狄，往来频数，大荒感诸葛出兵天水之事，伤近代战事之盲昧，慨然有述作之志，于是发愤撰此书；

始成三回，以女弟夭亡，老母忧思成疾，乞假南归。未几复来京师，余从问西边形势，大荒历举道途远近，河山厄塞，民族强弱，赋税多寡，军队布置以对，如数家珍，伏波聚米为山，比之昔贤，殆可无愧，余心折焉，始识向者以书生目之，固独皮相也。

十年六月，湘鄂战起，大荒因故友刘琪笙死于京师，为之营葬，送其父还长沙。前师长李右文，夙知其才，言于总指挥宋鹤庚，以为秘书。将发之先，李问以此行结果如何？大荒笑曰：“鄂中主客军，无虑七八万，我以二师一旅，而云克期至武汉，殆无此易事也！武汉重镇，为南北所必争，洛吴之欲言不言者，欲我为之驱王占元耳！我辈此行，不可谓援鄂，但可言为萧耀南效力也。”李以军事既定，不可复谏，相与喟然而已。一月而事败，由岳州至汉皋，至上海，转赴奉天。次年二月，由奉天返湖南，湘中将帅，皆知之矣，始令为总部军法官，继改军务司书记官。会湘西事起，大荒以挚友陈志壮为蔡倚任，思为排解，以弭战祸，十二年五月，冒险至沅陵，蔡钜猷一见倾心，尽以吴谢宋鲁往来文电示之。大荒由沅陵致书李右文，极言宋鲁吴谢之不稳，愿以百口保蔡氏之兵，不出沅陵一步；书末并言长沙之忧，不在边外，而在萧墙。李得书，以去就争，不得请，卒以母病辞职。大荒自沅陵归，亦弃职去，语所亲曰：“始祸者湘西，而受祸者其湘南湘东乎！”后赵卒以朱耀华兵变，仓皇出走，而衡、永、长、岳，皆为战场。大荒感故国之凋零，栖迹都门，时复太息，余然后始知其轻财而重侠，好谋而能断，不仅博学而有文矣。

十三年四月，余创办《民德报》，仍以文苑相属，大荒始出其《反三国志》旧稿，续以付刊，日成一回，回约数千言不等，三月而蒇事。余与共晨夕者数月，见其日事

游衍，留恋歌场，率尔操觚，略不经意，而细绎之，则针线细密，结构谨严，回环照应，首尾完具，虽其才气纵横，学识英迈，亦其阅历宏富，经验良多，有以致之也！书中反复于师克在和之旨，写三国诸将，虽于穷困艰难之时，犹以死力相救护，曾无妒嫉弃置之心；又皆倾财以饷士，毁家以纾难，无一藉战役以肥私囊者，则其有感于当世之军人者深矣！至于兵凶战危，兵不扰民之意，再三申述，而不自己，是其亲见烽火纵横之中，人民流离之苦，其所印者深，故所言者弥重耳。曹孙既灭，备若可王，乃以同为祸首，胥归于尽；善战如孔明，而自怨自艾者，又复如彼；于戏！何其意之幽邃而绵邈耶。以马超为功首，而超之兵，不免于纵掠，则犹是僧格林沁鲍超之军尔，于军事上固有便利之所，而人民则已创巨痛深矣，弦外之音，索解人正复不易也！至其设计，上穷历史之军谋，下撮近代之兵略，上下千古，成一家言，而言皆有物，类非空谈。

余本书生，厕身戎马，金陵一役，亲历战阵攻守之艰难，尝恨书生之论，动辄云统筹全局，不知军事瞬息万变，不可遥度，所画太远，中有蹉跌，则全功尽废；曾不如步步为营，各个作战，得寸进寸之为愈也。此书不务远，不侈谈，大战数十，而所部之兵，无过十万者；调度将士，层次井然，无有不重视后防者；是殆鉴于德国之败于面包，湘军之败于岳阳也。余尝谓孔明令魏延出常山以攻幽州，不如从李自成由宁武出燕京之故道，大荒言曹彰已出屯柳城，若仓卒相逢，必全军覆没，则其小心谨慎，概可见矣。至其奖励节义，指示方略，后之览者，将有所观感焉。余读其管宁蹈海之赋，诸葛游洛之诗，知作者非战之心，固不忘于寤寐也。其所以痛斥张松者，爱国之忧，跃然纸上，

序二

又乌可以其寓言而小之。间有疵漏，为罅尚微，秋雨新凉，
展卷雠诵，不知当击碎几许唾壶矣。

长沙张尧卿序于京师

序 三

·樊钟秀·

昔予过蜀都，吊武侯遗迹，辄悲歌慷慨，不能自己。嗟乎！以彼诸葛负王佐之才，抱忠贞之志，而又加之以勤慎，宜可削平南北，统一疆宇，乃卒以街亭一败，奄忽不振，为可悲也。虽然，古来成败得失，论者每归诸天命，按之人谋，要亦不无阙失；及予观周子大荒所著《反三国志》，快意之谈，一切与成局相反，运筹则出人意表，行军则熟于险阻，战无不克，谋无不臧，则又不禁破涕为笑。然则，周子所见，果出于武侯之上乎？曰：否，凡事躬亲之难，常不敌旁观之易，先时之暗，又不敌事后之明，身膺军国之重，不能不审顾全局，又不如论古者之锐敏而轻脱也。或者不察，竟执一时快意之谈，咎武侯畏蒯而债事，则亦过矣！抑又闻之，儒者读书论古，不平之事，何代蔑有，以屈平之怀沙，则欲诛令尹子兰；以张巡死睢阳，则欲诛贺兰进明；以岳飞风波亭冤狱，则欲诛秦桧，此固天地之正气，不能伸于一时，留于异代人心而不死者也。然则此书之作，亦曷可少哉！樊钟秀谨序。

反

志

国

演

义